

哲学史

17 希腊和罗马的怀疑论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的，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希腊化时期的怀疑主义。请记住，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该时期第三个哲学运动，另外两个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怀疑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还会再次出现，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兴起共同造成的认识论真空——也就是教会权威在宗教以外事务上的丧失——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和希腊化时期怀疑论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哲学起点，挑战始终是如何克服怀疑论。如何避免成为怀疑论者，这一点你或许从笛卡尔的思想中有所体会。

关键在于，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概述了皮浪主义，而皮浪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了解这一怀疑主义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的著作于1560年在法国首次印刷出版。当然，1560年正值宗教改革之后，怀疑主义盛行的时期，各种观点开始变得开放。

因此，当我们谈到帕斯卡、笛卡尔以及当时法国主要的哲学怀疑论者蒙田等人时，我们将会更多地了解怀疑论。这样做是为了强调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一运动的历史重要性。如果说伊壁鸠鲁学派的早期发展得益于昔勒尼学派，而斯多葛学派的早期发展则得益于犬儒学派，那么我认为，怀疑论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制度和传统的权威抱持犬儒主义态度，同时也源于一些智者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换句话说，怀疑主义并非新生事物。事实上，从历史角度来看，怀疑主义似乎总是在哲学中某些系统性方法或理论开始瓦解的历史转折点上出现。因此，在古希腊晚期、中世纪晚期、启蒙运动末期，都会出现怀疑主义，诸如此类。

我们通常将希腊化怀疑论的发展追溯到一位名叫皮浪的希腊人，他是埃利斯人，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当然是希腊哲学的开端，万物的基本本质是什么？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对此，他的回答是：本质是未知的，而未知的原因在于人类所有所谓知识的不足。

正如柏拉图以及他前后的许多人所言，感官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变幻莫测的观点。而正如当今政治正确运动所言，理性总是充斥着主观偏见。等价立场，等价，指的是同等重要的事物。

因此，等价论证指的是，支持某一立场的论据与反对该立场的论据权重相同。或者说，支持立场A的论据与支持立场B的论据相互抵消，权重相等，论据也相同。由于人类所有的知识似乎都是如此，皮浪的结论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事物的本质。

他的第二个问题源于对第一个问题的怀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事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他的答案是：暂缓判断。毕竟，你为什么要下定决心呢？不要妄下判断。

“epoche”一词正是用来指代这种暂停判断的状态。你会发现，即使在20世纪，现象学运动、20世纪欧洲的方法论发展，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理论，都继续使用着这个术语。但无论如何，现代现象学运动的根源在于一位名叫埃德蒙·胡塞尔的人的工作。

他还谈到了“悬置判断”（epoche），即暂停对现实本质的判断，以便探究其他基础。这是怀疑论者的术语。暂停判断。

皮罗的观点是，与其妄下断言，不如保留判断。与其毫无根据地妄下断言，不如探索未知，这比过早的教条主义要好得多。

那么，他的第三个问题是，这种现实态度有何价值？暂缓判断的价值是什么？这实际上等同于问：做一个怀疑论者有何价值？就他而言，怀疑的价值，或者说怀疑主义的价值，是一种平静。至少，这是翻译中常用的词。我认为最好、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心境平和。

知道的越少，需要担心的就越少。这样才能心安。如果无知是福，那么聪明就是愚蠢。

我们有谚语来表达这种感受。有趣的是，在谈到这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时，怀疑论者却经常使用像“apatheia”（冷漠）和“ataraxia”（心境平和）这样粗略的同义词。当然，“apatheia”正是斯多葛学派所倡导的超脱于激情和差异之外的态度。

阿塔拉克西亚（Ataraxia），即伊壁鸠鲁主义所倡导的摆脱身体痛苦和灵魂烦恼的自由，也就是身心平和的境界。因此，最终我们发现，这三大希腊化运动在各自追求的价值取向上，其实非常相似。在希腊化时代，尽管文化表面上看似统一，但实际上却在纷繁复杂的传统中逐渐瓦解。

那么，什么样的态度会有帮助呢？嗯，别担心。保持平和的心态。这一点在整个圈子里都很常见。

现在，如果你翻到考夫曼出版社的文集第491页，我只想指出塞克斯图斯对怀疑论的定义。你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有多么受重视。在第491页底部，第二栏，第四章，对怀疑论的解释。

怀疑是一种能力，一种心态。你看，它不是一种理论立场，而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

这是一种完全反对以貌取人的态度。现在，这是你已经做出的判断，但看看事物在我们眼中的样子：冲突。

结果是，由于对象与理由的对立，我们首先进入一种心理悬置状态，即暂停判断，其次进入一种平静或安宁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一种能力，并非指其微妙之处，而仅仅是指能够保持心境平和的能力。因此，这是一种态度。

现在，如果你试图说，但怀疑论者似乎自相矛盾。怀疑论者知道自己不知道。你看，这种自我指涉论证已经成为反对某些怀疑论形式的标准论点之一。

不，皮浪式的怀疑论者皮浪不会说他知道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就是模棱两可之处。

我们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看，我们连这一点都不确定。

这样一来，他们就区分了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你看，你可以对未知持教条态度。但这同时也使他们与塞克斯图斯所说的另一种立场——学院派的立场——区分开来。

然而，学术怀疑主义与大学毫无关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大学。当然，“学院”（cademy）指的是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学派。

苏格拉底去世后，学院发生了什么变化？起初，学院由一位名叫斯普西普斯的人领导，他是一位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但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并没有持续太久，因此学院传统中的一些人开始持怀疑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苏格拉底的精神并非完全背道而驰，他在对话录中多次说过：“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由此可见，学院中存在着这种怀疑主义。

而且是 与此相关的名字是卡尔内阿德斯。卡尔内阿德斯同样明确地指出，感官知觉是相对的，因此不存在绝对无可辩驳的知识。当然，柏拉图也曾告诉我们这一点。

推理过程必须有前提。而危险在于，如果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前提，我们可能会陷入前提的无限倒退，或者最终陷入循环论证——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

问题。因此，除非我们对前提有确凿的认识，否则推理过程（即推论）无法为我们提供确凿的知识。

斯多葛学派谈论直觉，谈论那些令人无法抗拒的概念，而怀疑论者则回应说，抱歉，我们并不觉得它们令人无法抗拒。毕竟，如果有人说，嗯，这对我来说显而易见，最简单的反驳就是说，抱歉，对我来说并非如此。那又怎样呢？这或许更多地反映了你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你认为显而易见的事情本身。

至于辩证法，柏拉图对事物本质的各种假设的分析，或许仅仅揭示了不同立场之间的平衡，而非最终定论。因此，卡尔内阿德斯也认同，知识是不存在的。然而，卡尔内阿德斯身上也体现了柏拉图学院派的思想，足以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不存在，但意见是存在的。

信念就是信念。在讨论观点和信念时，卡尔内阿德斯引入了概率的概念。概率。

显然，他指的并非现代数学中概率的概念，而更接近于该词的通俗含义。比如，有人问你明天是否要去斯特拉特福德购物中心购物。

你说，嗯，可能不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计算过概率，或者对过去所有星期六的情况进行统计调查，以预测明天的概率。

你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是在说，嗯，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你看，这就是概率。概率论承认所表达的观点可能存在谬误。

卡尔内阿德斯所展现的是一种对信仰和观点的认可 and 接受，但这种认可和接受是带有易错性的。正是这种易错性，使得卡尔内阿德斯能够做出断言。

是的。承认它可能是错误的。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以及怀疑论者所批判的那种知识，据称是根本不可能为假的那种知识。

你看，知识是确定的，信念是概率的。

而且，还要认识到自己可能犯错。奥利弗·克伦威尔对身边某个教条主义者说的那句名言就带有这种可错论的意味：“先生，我以基督的名义恳求您，请您考虑一下，您也可能犯错。”

你看，奥利弗·克伦威尔所做的，依我看来，仅仅是承认人类判断的易错性，并坚持认为承认人类判断的易错性是一种恰当的人类态度。

所以，尽管卡尔内阿德斯被认为是怀疑论者，但在古代，他的确被视为怀疑论者，圣奥古斯丁也曾以怀疑论者的身份反驳他。你看，按照我推测的后世更现代的标准来看，卡尔内阿德斯与其说是怀疑论者，不如说是愿意像我们今天这样，将知识视为一种有理有据的信念的人。

你看，这种信念有其合理性，但并非绝对正确。它可能错了。

诸如此类。嗯，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景象。罗马怀疑论者，比如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倾向于将怀疑论的论证分为各种类型。

论证的类型。这些被称为论证模式，或修辞格。修辞格是一种形式，一种论证类别。

在第494页，你会看到一些概述五种论证类型的材料。实际上是五种，可以追溯到一位名叫亚基帕的人。其他人则提出了十种分类。

阿格里帕将其归纳为五种。这五种论证方式非常简单。第一种，是基于相互矛盾的观点提出的论证。

嗯，那是等价论证。第二个是前提无限倒退论证。这也 very 常见。

第三，从表象相对性的角度出发的论证。这也是一种经典的论证方式。第四，从人们对自身观点和假设的过度教条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论证。

这也是经典的论证方式。第五点，指出论点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即循环论证。

怀疑论的论证方式并非什么新鲜事。你看，我们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些批评。而对怀疑论者来说，这些批评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存在无可辩驳的知识的可能性。

不仅要了解形式和不变的现实，还要了解原因。所有四种原因都要了解。

对数学真理和关系的了解。甚至对逻辑规律的了解。你看。

以亚里士多德著名的矛盾律否定证明为例。他称之为否定证明，是因为他无法对其进行肯定证明。否定证明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挑战任何人，让他们在不预设矛盾律成立的情况下，否定它。

他们做不到。你必须先假设它成立才能做出任何陈述。嗯，这并不是证明了矛盾律；这只是证明了否定是错误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以及由此产生的怀疑论传统。不仅存在这些针对知识的常见批评，即支持怀疑论的论证，而且还存在各种各样反对怀疑论的常见论证。当我们谈到圣奥古斯丁时，会看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他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反对学院派》。请注意这里指的是学院派。阅读《反对学院派》时，不要以为他是在反对所有大学教师之类的群体。

他反对学术界的怀疑论者。你看。他所做的就是试图论证，例如，即使是最彻底的怀疑论者，也必须知道自己的存在，才能认为自己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犯错。

即使你接受可错论，承认自己可能犯错，那么，要犯错，你首先得存在。奥古斯丁用一句拉丁语短语“si”表达了这一点。如果我错了，总而言之，我存在。这让你想起了什么？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它的最初版本是“dubito ergo sum”，意思是“我怀疑因此我存在”。笛卡尔是从哪儿得到的？从奥古斯丁那里偷来的。没错，奥古斯丁也参与了讨论。

他试图论证，那些怀疑论者最终会承认，要么我们知道，要么我们不知道。他知道，要么他们知道，要么他们不知道，即便他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种，但他们也明白矛盾律的真理：非A即非非A。因此，他试图找到连怀疑论者都不得不承认的逻辑真理。而这正是应对怀疑论的常用方法之一。

另一种或许最为传统的应对方式是试图找到那难以捉摸的第一前提。柏拉图主义者运用辩证法，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则试图从他们对整个人类的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的第一原则。中世纪时期，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当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受到质疑时，笛卡尔做了什么？他试图找到一个第一前提，就像数学试图找到第一前提一样。这些第一前提是构建数学体系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直观地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主义，其认识论的发展通常可以追溯到笛卡尔，而笛卡尔对当时怀疑论的回应，正是基础主义的体现。但这仅仅是因为早期怀疑论促使人们开始探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第一前提”。

明白了吗？自康德以来，认识论领域，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日益呈现出的趋势是对基础主义和怀疑论的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第三种立场，一种可错论的立场，它将知识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经过辩护的真信念。这种立场并非追求完全确定的知识，而是摒弃柏拉图对知识与信念的泾渭分明的划分，并抹平知识与信念之间的鸿沟。

因此，知识就成了信念的某个子集。信念。那么，希腊和罗马的怀疑论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什么评论、疑问吗？还有其他问题吗？是的，鲍勃。如果你真的相信某件事，你会怎么相信呢？你相信吗？不，你看，他们说的“相信”并不是你宗教意义上的那种完全的投入。你看，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信。

你要区分认识论中的“信念”和谈论宗教信任或人际信任时的“信念”。更像是观点。是啊，是啊，更像是观点，是啊。

你知道，人际关系中的那种信任，当我谈到信任我的妻子时，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她就是我所相信的那种人。我相信她。当我们在《使徒信经》中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时，你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四十年代说过，当我们宣认信条时，我们并不是说“我同意这一点”，也不是说“这是我的观点”。

我们的意思完全不是那样。我们的意思是，我承诺会按照这个原则生活。你明白吗？

另一方面，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信仰某种东西就意味着持有一种你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是。

你看，你无法证明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没有确定性的信念。这是认知论上的。

准备好肯定某件事。有肯定它的理由。或许还有一些佐证。

数学证明中那种可证实的确定性。差不多就是这样。是的。

是啊，杰西。我很抱歉。你是不是指望警察说他没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你刚才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是的。

我认为，彻底的怀疑论者会谨慎地说“我们无法知道”。这听起来太武断了。他更倾向于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查明。但我们会继续寻找。你看。

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吗？不，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一点。正因如此，我们仍在寻找答案。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说，每次你想让像皮罗这样的人说出真相，说“啊，你知道这个”，他都会说“不，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目前对这件事的看法。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可以算作观点。你看，区分知识和观点是怀疑论者逃避责任的便捷方式。哦，是的，他……没错。

是的，他会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我自认为不知道，那也可能是我其实知道，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嗯，我仍然是个怀疑论者。

我不知道。它的吸引力在哪里。嗯，首先，从逻辑上讲，它的吸引力在于如何才能确定这一点。

反对确切知道答案的五种论点。你看，这就是逻辑诉求。

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吸引力在于，它避免了在充斥着各种观点的世界中，固守某种特定的宗派观点而陷入教条主义的困惑。你知道的。而那些观点的拥护者会说：“杰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拜托，别这样，让我安心吧。”

你看，在争论中，当你被逼到墙角时，说“我不知道”要容易得多。容易得多。当然，这只是个过于简单的概括，但我认为这就是心理上的吸引力所在。

注意这一点，前苏格拉底时期长达两百年的争论，似乎没有人能达成共识，这导致了诡辩家们对整个哲学体系的怀疑态度。希腊哲学体系的发展，包括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都体现了一种民主和唯物主义的倾向，你看，这同样导致了一种态度：如果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我又怎么知道呢？明白了吗？怀疑主义。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哲学，就像在自助餐厅排队一样，面对53个不同的问题，却有101个可能的答案，让人眼花缭乱，恨不得举手投降，心想：我何必呢？明白了吗？这就是怀疑论的心理吸引力所在，也是我尽量避免把哲学史讲得像自助餐厅一样的原因之一。我想展现的是，哲学是有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但是，你看，作为一个有神论者，我相信历史中存在神圣的旨意，如果我认为哲学史毫无意义、毫无方向、没有任何合理的结果，那对我来说就完全自相矛盾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有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你就需要有基督教的哲学史哲学。对吧？好吧，既然如此，也许我应该更进一步，跟你分享一些事情。

在我看来，思想史基本上就像小麦的故事一样。以及 稗子。它们一起生长。它们一起生长，彼此交融。

如果你试图拔除太多杂草，就会连小麦也拔掉。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就是基本的类比。我的意思是：对于思想史的整体走向，或许存在三种可能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我曾亲眼目睹并亲耳听到弗朗西斯·谢弗阐述过，我想应该不是在惠顿学院，而是在附近的一所机构。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柏拉图在阐述他的体系，然后亚里士多德出现，说柏拉图错了，这才是正确的。

斯多葛学派来了，他们说那是错的，这才是正确的。伊壁鸠鲁学派来了，他们又说那是错的，这才是正确的。你知道，这就是整个哲学史，一连串的错误。

我认为这是误读。他们完全看不到其中的相互联系。他们看不到共同之处，看不到哪些东西被保留了下来，哪些东西已经消失了。

你看，这是对哲学史的一种原子式解读。我认为这种解读非常具有误导性，也是一种悲观的观点。

坦白说，我对上帝在历史和人类智慧发展史上的旨意并不抱有那种悲观的看法。现在有一种过于乐观的历史观，认为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一种单线演化，直到真理，全部的真理，唯有真理，最终显现。

那是十九世纪特有的乐观主义。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是终结一切哲学的哲学，因此之后所有的哲学都不过是黑格尔的脚注。我认为这种对历史和人类智慧的看法过于乐观了。

现在，在这两者之间——这就是麦子和稗子的问题——存在着我所谓的多线发展图景。也就是说，存在着多种彼此并行的哲学思潮。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分析，但假设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一些唯物主义或自然主义；以及一些有神论。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看作三种不同的世界观传统。而每一种世界观本身也都是一种多元传统。再花点时间仔细了解一下吧。

每一种都是多元传统。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你会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唯心主义、不同类型的哲学自然主义、不同类型的有神论。在任何特定时期，你都可能看到这些。

中世纪至少有三大主要有神论宗教，如今依然如此：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更不用说这些分支神学内部还有各种各样的分支。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差异。然而，无论哪种情况，你看到的都是从某种整体视角出发的哲学思考。

从这个整体视角来看，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是科学史，它包含了一系列科学模型。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一，源于古希腊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强调形式与质料。熟悉吗？你看，这种科学模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中逐渐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机械论模型，即模型二。到了19世纪，机械论模型又逐渐被更注重有机相互关系的模型、场论等等所取代。过程模型。

因此，你看到的每一种理论都对自然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种理解被融入到这些世界观传统中。其结果是，在古希腊语境下出现了唯心主义，而在启蒙运动时期，唯心主义则与机械论模式相结合。

19世纪的理想主义与更偏向进化论的模式相融合。诸如此类。其他传统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多线发展。由于不断变化的科学模型带来了共同的方法论投入，因此存在许多共同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使这些传统保持对话和互动。它们常常达成共识，在某些事情上达成一致，但也常常无法达成一致。

所以，我对哲学史的理解远比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复杂得多，也远比19世纪那种进化论式的论述复杂得多。麦子和稗子是共同生长的。

多线发展。我已要求你们下周阅读吉尔森著作的第二章，《中世纪哲学的精神》。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关。因为吉尔森的这本书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苏格兰发表的吉福德讲座集。吉福德讲座被认为是宗教思想领域最杰出的讲座。

他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世纪哲学的讲座。讲座出版前，欧洲爆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基督教哲学”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导火索是法国哲学家埃米尔·布雷耶，他在法国期刊《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他实际上论证说，如果存在哲学，那么它就不是基督教。因为哲学是中立的，而基督教是带有立场的。

如果是基督教的，那就不是哲学。布雷耶是一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者，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证明。这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回应一直延续至今。但吉尔森当时刚刚做完吉福德讲座，正准备出版，所以他在开头加了两章。我请你们读一读其中的一章。

他曾说过，是否存在基督教哲学？当然存在。而且有很多种。看看中世纪就知道了。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基督教哲学就是以基督教意图和方向为指导的哲学。我称之为基督教视角。仅此而已。

是的。本月月底有个哲学研讨会，主题是中世纪哲学对20世纪哲学问题的贡献。你看。

也就是说，基督教哲学在中世纪的贡献。应该不错。是的。

对不起。当然。嗯。

如果不是他，它就不会存在。嗯，你问的是我的末世论。我是个前千禧年论者。

我不认为他会强迫他们在一起。你知道，理想主义里可能也掺杂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眼泪一样。他会处理好的。

但与此同时，你知道，在收割我们不得不收割的东西时，我们可以做一些筛选。你知道，我不想嘲笑你的问题，但说真的，你的神学影响着你的历史哲学。如果你问我最终结果会如何，我就得谈谈末世论了。

你看，我认为千禧年是基督教思想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是啊，是啊。嗯，也不能这么说。

算是，也不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熟悉这个？这虽然有点跑题，但我认为很重要。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那本关于宗教界限内的理性的小册子？一个都没有？真让人失望。

好的，书店里有，图书馆里也有，一个小时就能读完。

去做吧。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的《宗教界限内的理性》。好吧，这本书的书名是对康德的《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戏仿。

沃尔特斯托夫，《宗教界限内的理性》。好的，反过来说。沃尔特斯托夫的著作探讨的是任何学科中理论的形成和批判。

理论的形成，理论的批判。并指出，一个理论要对两个方面负责。它要对我们称之为数据的东西负责，并解释这些数据。

而且它还要对其他理论、其他信念负责，他称之为控制信念。之所以说是控制信念，是因为它们对我们可能提出的关于其他主题的理论类型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你不会提出一个与你其他信念相矛盾的理论。

所以，理论就是这样运作的。理论不仅仅是经验概括，它们还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和理解网络的一部分。他的观点是，你可以考虑与三种不同的理论相关的三组不同的控制信念。

好吗？或许在第一组控制信念（理论一）中，理论二和理论三者完全兼容。有趣的是，理论二也可能与CB2兼容。尽管理论三与CB2兼容，但它与CB1不兼容。

此外，T1 可能与 CB3 以及 T3 兼容。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控制信念（基督教控制信念）中使用 CB1，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坚持某种理论，或者考虑某种理论，而持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人可能会这样看待它。当然。

这为什么会是个问题呢？事实上，基督徒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确实与其他人达成共识。我们甚至在伦理问题上也常常持有共同立场。因此，他所谓的控制信念，我称之为视角，控制信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严格的推论关系，所以只有T1，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与CB1相符。

不，不，有很多种可能性。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从CB1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从CB3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你可以向他人学习。正因如此，早在教会先贤中，那位最早提出“一切真理皆为神的真理”的人就说过，基督徒的任务是无论真理碎片散落在何处，都要将它们重新收集起来，并将它们与原本所属的整体重新连接起来。

你可以在各种地方找到它们。柏拉图说过的话并不代表它是错的，对吧？亚里士多德不是基督徒并不代表他说的所有话都是错的，对吧？显然不是。现在，想想上帝在历史中的眷顾，以及普遍恩典和上帝的良善如何使阳光照耀义人和不义之人。

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他使光明照耀在人们的心中。道就是照亮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或许程度有所不同。

各方面情况不同。这样说你明白吗？好的。欢迎随时回来质疑、挑战、分析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我希望你们从这门课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可以忽略细节，但除非你们能理解基督教在思想史、任何历史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否则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意义何在？我认为哲学史恰恰展现了这种模式和多线性。如此精妙。